

坐上菜车去团聚

■周超

家事

“妈妈，妈妈！”天还没亮，未满三岁的我便从睡梦中醒来，催促着王琪帆一起上山去看爸爸。

王琪帆睡眼惺忪地从床上爬起来，熟练地将需要携带的衣物塞进行李箱，开始准备上山路上要吃的食物。一切就绪后，王琪帆便带着一一，提着大包小包前往菜车的出发点。

王琪帆的丈夫张振宇是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某边防团玉其塔什边防连的连长。玉其塔什边防连位于祖国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腹地，海拔3059米，距离团部驻地270余公里。受距离限制，该连一部分官兵的家属尽管办理了随军，仍然难以避免两地分居。由于海拔高、路况差，一旦进入封山期，上山的菜车便成了该连众多军嫂探亲的唯一选择。菜车从团部驻地到连队，有时需要走一整天。2015年9月，新婚过后的王琪帆跟着张振宇来到了该边防连的驻地。

对王琪帆而言，上山看望丈夫是一件既开心又忧心的事——开心是因为对团聚的渴望，而忧心则是因为一路上不时出现的险情。

“你们元旦休息吗？我上山去看你吧！”2017年12月的一天夜里，王琪帆满怀期待地向张振宇求证。当得到肯定答复时，她激动不已。虽然封山期上山困难重重，但只要一家人能在一起，她便觉得值得。

那是王琪帆第一次带着一一上山。不足1岁的一一由于旅途颠簸、高原反应，一路哭闹，让经验不足的王琪帆一路上手忙脚乱。

菜车刚刚转过小山口，前方不远处峭壁上的大量积雪就突然滑落。

“雪崩！”司机急踩刹车，但是菜车还是失去控制，一路向前滑去。眼看着自己和正在滑落的积雪一点点靠近，王琪帆失声尖叫，闭上眼睛，弓起身，紧紧地抱着怀中的一一……

滑行的菜车直到撞入厚厚的积雪才停了下来。一一大声啼哭，王琪帆惊魂未定，怔怔地，直到司机提醒，才回过神来。

几分钟后，正当两人试图联系连队、商议是否返回时，第二次雪崩接连而至，落在菜车后方几十米处。前后的雪崩将他们的来路、去路全部堵死。更无奈的是，他们所处的位置手机完全没有信号。

向前走还有几十公里，向后走均为无人区，目之所及一片白色，一一似乎有些发烧……这一切如洪水般涌入大脑，王琪帆的情绪瞬间崩溃。

“怎么办……”冰天雪地中，王琪帆抱着一一，四处张望，浑身颤抖，“师傅，你经常走这条路，你有办法的，对吗……”最后，利用简易工具，他们爬出雪堆。司机去远处寻求帮助，王琪帆则带着一一留在原地等待。

白色的世界里，王琪帆一边关注着一一的情况，一边消耗着本就不多的耐心，1个小时、2个小时……终于，一阵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传来。王琪帆猛地站起来，抱着一一冲过去。当看到前来救援的车辆和当地群众时，王琪帆的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下来。

从那以后，每次走过小山口路段，王琪帆都会回想起这段经历。但同样因为那次经历，让王琪帆在之后遇到泥石流和落石等危险时，逐渐变得冷静、镇定。

“前面快到小山口了！”司机提醒道。王琪帆条件反射般地抱紧一一，警惕地盯着一侧的崖壁，期待能快些走完这段路程。

走高速、翻达坂、过河滩，菜车一路



今年三月，玉其塔什边防连连长张振宇在营区为女儿一一堆起雪人。
作者提供

前行，周围的风景也不断地变化，从团驻地附近的凉风吹、秋叶落到四季一成不变的戈壁荒滩，再到风雪打面、天蓝地白的山区。从清早走到傍晚，车中的一一睡了一觉又一觉，身上的衣服也被王琪帆加了一件又一件。

“到大桥了！”菜车转过最后一道弯，距离连队12公里的大桥在眼前出现，一身身穿迷彩的身影站在大桥对面。王琪帆精神一振，目光在那群迷彩中搜寻了一遍又一遍，却没有找到日夜思念的那个身影。

由于路况原因，菜车行至大桥处便无法再继续前行了。之后的道路由连队的运输车接力转运，其中近3公里的危险路段还需要车上的人员全部下车，徒步前进。

风卷着山顶的积雪吹过，即使是晴天，一行人也像是“风雪夜归人”。王琪帆的脚步逐渐沉重，但这种情况她早已习惯，她只想抱着一一走得快一点，再快一点。

傍晚时分，经历了高原反应、冷风刺

骨和踏雪前行后，王琪帆和一一终于到达营区。提早完成任务归来的张振宇，早已在营区门前等候。“这次上山安全！顺利！”王琪帆脸上难掩疲惫，却仍然自豪地对张振宇说。张振宇抱过一一，腾出一只手拉起王琪帆，一家三口走进营区。

收拾好行李后，王琪帆拿着刚送上来的新鲜蔬菜，一头扎进了厨房。每次来队，一一总是吃得很少。为了能让一一多吃一点，连队的厨房俨然成了王琪帆的阵地。

看到妈妈穿上围裙后，睡了一路的——瞬间来了精神，拉着张振宇靠近——这是她绝不愿错过的捣蛋“时机”。一一牵着张振宇，随手拿起一片切好的蔬菜丢进锅里。“你怎么不管管她？”王琪帆只要出声阻止，一一便灵活地躲到张振宇的身后。

窗外墨蓝的天空中，雪花簌簌地落下。厨房里，王琪帆忙碌的身影穿行在氤氲的雾气中，一边笑一边闹，张振宇安静地看着眼前的母女，心中泛起阵阵温暖。

图题制作：孙鑫

时光里的酸与甜

■王砚文

两情相悦

“张老师，可以把博士论文开题答辩会的日期定在10月10日之前吗？”4年前，我鼓起勇气向学科负责人张老师提出了这样的请求。因为，我要在10月11日结婚了！

开题答辩会最终定在了10月9日。答辩结束后，我顾不上跟导师讨论太多细节，便坐上了战哥的车，共同奔赴那一场属于我俩的婚礼。婚后第二天，我们匆匆收拾行李，利用他剩下的几天婚假去度蜜月。昆明石林、苍山洱海、玉龙雪山的冰川水、西双版纳的青芒……13天，那是一段我们恋爱后在一起的最长时光。

蜜月即将结束的时候，家里临时有事，我们便提前返程。在飞机上，我看着窗外出神，没有发觉战哥在我的无名指上套上了一枚指环。“亲爱的，嫁给我吧。”我低头看了眼无名指上的指环，情不自禁地笑了，指环是用飞机餐盒上的锡纸捏的。“已经结婚了，怎么又求婚？”我笑着问战哥。战哥盯着我的眼睛，很认真地回答：“很遗憾没能给你一个梦中的求婚仪式，嫁给我，你将承受更多，但我想和你生活一辈子，不要离开我。”我的眼眶瞬间红了。之前，我曾对他提起过求婚仪式，但他因工作繁忙没能实现。这次，不会浪漫的他，竟然也认真地浪漫了一回。

结婚前，我跟战哥经历了4年的异地恋爱。那时候，战哥是一名基层部队的排长。虽然他的单位离我的学校不远，但他工作很忙，我们大约两个月见1次，每次只有半天。一个周日，战哥可以外出，我便早上5点起床乘动车去找他。那天，我刚出站，便接到他的电话。“对不起，我不能去见你了，一名战士受伤了，需要马上送医。”他虽然急急忙忙挂断了电话，但我还是听出了他话语中的愧疚。我呆呆地站在火车站的出站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去哪里。过了很久，战哥打来电话说会路过车站，可以见我一面。我远远地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朝我跑过来，他黑了，也瘦了。一天的奔波，只换来10分钟的见面，可我的内心还是很满足。因为我知道，他是一名军人，我理解他的不容易。

今年，我们领证四周年纪念日那天，战哥突然来电让我晚上去他的单位。他神秘地领我到礼堂后，我才意识到他将送给我最为珍贵的礼物。“积极支持丈夫工作和部队建设，为实现强军目标作出重要贡献，被授予‘感动军营好军嫂’荣誉称号！”主持人话音落下，战哥便走到台上拥抱我。那一瞬间，八年异地的委屈、叹息涌上心头，全都变成想要陪他一直走下去的动力。

现在，我正为毕业、就业做着准备；战哥的工作也愈加繁忙。也许我与战哥还将继续着异地生活，但我们相处时的酸与甜，让我们的感情一天比一天深厚。

(欧阳棋整理)

家庭秀

白雪给大地盖上棉被/两只粉色的小兔子/拉着爸爸的手/在被子上跑啊跑

定格

新疆军区某团修理所助理工程师黄兴伟完成任务回到营区后，当天晚上便下起了雪。第二天上午，黄兴伟带着双胞胎女儿黄诗君、黄诗妍来到户外开心享受冬日美景。

周凯威/图 刘虎/文



幽默“防弹衣”

■晏良

将我送到目的地附近，让我准时赴约。渐渐地，我有约必应，不承想却冷落了妻子。一天晚上，聚会过半，妻子打来电话，严肃地称呼我为“晏良同志”，并对我说：“吃完早点回来，我们开个家庭会议。”尽管隔着手机，我依然能感觉到她的发火指数逼近五颗星。于是，我先行离席，快步走到附近的卤菜店里要了几份家人都喜欢吃的小菜。

“哎哟喂，你还知道回来，我以为你迷路了呢。”我开门进屋，妻子话里有话。

“我闻到了家的味道，就回来了。”我嬉皮笑脸地拿出卤菜，并称自己在外只吃了五分饱。我知错就改，获得了妻子的原谅。那一晚，一家人相互夹菜，边吃边聊。我也痛定思痛，心里暗暗立下了“探亲期间不落凉亲人”的规矩。

在我家，错的一方如果“积极认错”，可以获得“宽大处理”。

或许是军人雷厉风行的习惯使然，刚结婚时，我奉行大男子主义，乾纲独断。终于有一天，妻子不再迁就、奋起“反抗”。“我是你的妻子，不

是你的下属，你做事能不能征求我的意见，考虑我的感受？”她的话没毛病。想想每次深夜到家，有她温暖的等待、未凉的饭菜，我身在福中，理应更加爱护她。于是，我劝她消消气，不要拿我做错的事来惩罚她自己。正视问题后，我家唱起了“二人转”。遇到问题，我在表达自己的意见后会加上“好吗”或是“你看如何”等带有征询语气的尾句，妻子感受到了我的尊重，一个劲地表示同意：“我觉得不错，就按你说的办。”

常言道：“哪有舌头不碰牙。”夫妻之间免不了磕磕绊绊，特别是两地分居的军人家庭，出现矛盾在所难免，这就考验军人的耐心 and 情商。有时，幽默斗嘴，也能让爱人破涕为笑，使感情化危为安。

前年，我因执行特殊任务，将近半年没和妻子联系。复联后还没来得及寒暄，她张口就说，“你给我听好了”，然后便像机关枪扫射似地将我一顿批评。我接连“中弹”，却笑而不语。

“你咋不说话？”尽管妻子说话的语气有些刺耳，但我还是和颜悦色地说：“你不是让我听好吗？我享受了，好

听。”她认为我有意敷衍，拉大嗓门质问：“你长着耳朵和嘴巴，既要听，更要讲。”

闻罢，我回答：“人只有一张嘴，却有两只耳朵，听到的当然要比说出的多一倍。”

妻子余怒未消，不依不饶：“你这样强词夺理，像话吗？”我以退为进，巧妙回应：“像画——像一幅家和万事兴的字画。”妻子听罢，“噗嗤”一声笑了。

我常常以“羡慕你找了一位好老公”的诙谐语言自夸，妻子嗤之以鼻，可当我说，“老公不是诗人，赞美不了你的美丽”，妻子竟然承认嫁对了人。关注过我微信朋友圈的战友，都知道我爱炫耀，这个习惯我会一直保持。因为，给妻子鼓掌，就是在给自己的幸福生活加油。

亲爱的战友，家庭生活中难免有磕磕绊绊、口角摩擦，当发生摩擦时，请尽量控制好自己脾气，多想爱人的不易。摩擦没有什么，关键要及时处理，学会止架。

让我们收拾心情，向幸福出发！

外婆的「小猪」

■湛睿

外婆也常常拿“爱吃肉”这件事情打趣我，她总喜欢问我：“湛睿啊，你为什么那么爱吃肉啊？”有一次，我憋急了回答：“因为我是食肉动物呀！”外婆哑然失笑。后来好几次，我听到外婆在大家面前谈到我时，都笑着说：“湛睿是从猪肚子里钻出来的。”

高中毕业后，我便不再生活在外婆身边。每次放假回家，外婆都会做一大桌子的菜，见我大快朵颐的样子，她一脸满足。到部队工作后，我与外婆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能回家吃上一顿外婆做的饭弥足珍贵。

一个周末，我与母亲视频聊天，在母亲身侧的外婆听到我的声音后，连忙凑到手机前问我：“湛睿，你不在家吃得不好？肉够不够吃？”一旁的战士听到后哈哈大笑，我脸颊瞬间通红。为了掩饰尴尬，我一本正经地大声回应：“吃得好好呢，我们这边肉多得都吃不完哩！”视频那头，外婆开心地笑着，脸上的皱纹深了几分。

如今，外婆上了年纪，很少做饭，而我对吃肉也不似小时候那般热衷。只是逢年过节，家人仍会将外婆制作的香肠、腊肉真空包装后寄到军营，我将它们与战友们分享，让大家一起品尝我儿时的味道。

外婆生日那天，我没能回去。那晚，我站在连队门口，独自望着夜空中皎洁的圆月。这时，母亲发来一张全家福，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桌上摆着丰盛的饭菜。外婆双手撑着拐杖坐在家人中间。我泪眼盈盈，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些年与外婆一起生活的日子，她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是那么令人难忘，却又一去不返了……

